

欽定明史

卷百三
十九
四十四

敕修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詹事府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錢唐

程徐

韓宜可

周觀政
歐陽韶

蕭岐

門克新

馮堅

茹太素

曾秉正

李仕魯

陳汶輝

葉伯巨

鄭士利

方徵

周敬心

王朴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

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讐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

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爲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卽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程徐字仲能鄆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歷官兵部尚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女瓊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進尚

書卒徐精勤通敏工詩文有集傳於世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九年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

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
幸君子殆矣乞分別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
賜諸司沒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
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
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
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未
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論日本征鳥蠻
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
卽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
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

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觀政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曰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

可帝察韶朴誠從之未幾致仕卒於家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
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強起之上十便書大
意謂帝刑罰過中訐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
律科獄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
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卽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
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
給驛歸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爲之
解合爲一集嘗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
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當是時太

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帝不爲忤厥後以言被超擢者有門克新克新輩昌人泰州教諭也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亦授是職上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岢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旣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

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重不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馮堅不知何許人爲南豐典史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採歷代忠烈諸臣追

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
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
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
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勲臣實可防將驕卒
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
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
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
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
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
致曠廢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

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

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與同官曾秉正先後同出爲參政而太素往浙江尋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

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戶部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卽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錄足治事後竟坐法死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詔羣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畧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

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旣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旣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卽以秉正爲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尋竟以忤旨罷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
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
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
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
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
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
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
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
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
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汝輝相繼爭之汝輝疏言古帝王

以來未聞縉紳縉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勲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縉流儉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章數十上亦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